

著书人语

从岁月到岁月 关于诗集《给孤独园》

| 陈墨文 |

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。上世纪60年代,我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,排行第六,上有五个比我大的兄弟姐妹,下有四个比我小的弟妹。大概是这种居中的排行,养成我从小孤独而内敛的性格。它一直伴随并左右我的生活和诗歌写作。

我的出生地有个很土的名字叫:“垟肚”。关于它的来历,《青田地名志》是这样描述的:传说三百年前一批先祖避难于此,开田辟地而得名,他们应该就是我的祖先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,因为村民们打死三个日本鬼子,而成为了浙江著名的“抗战忠义村”。因为这个原因,在我的童年经常做许许多多战争的梦,梦见我生活的村庄被狗日的洗劫一空,而猛然惊醒。

我是从民间故事和古典神话中长大的,我的个人记忆也许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我只有动手自制木质手枪、风筝、三角纸牌,还有用打钉磨的钓鱼钩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娱自乐。除此之外,大概还能听听广播或者十字路口的说书,或者翻看用自己压岁钱买来的小人书;当然还有母亲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神话或者童谣。

我的出生地很小,小的就像羊的肚子那么大;在这里能见的天空也一样很小,就像家门前那口水井的倒影那么大,所以外面的世界对我的诱惑力特别强大。我铆足了劲学英语,发现自己真的有语言天赋,从初一到高考,英语成绩不但在全校,甚至全县都名列前茅。父亲因此为我感到自豪。我梦想能做一名翻译家,曾经借用初中英语老师的《汉英词典》,尝试翻译鲁迅散文《一件小事》,但毕竟没能成功。在初中时期,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,我曾经就与三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结社,目的很简单,能彼此交流阅读过的更多的课外书。

语言为我打开另一片浩瀚的天空。1984年,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宁波师范学院(现为宁波大学)英语系,成为方圆十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。我负笈求学,走出大山。在大学,我发现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除了说书、小人书、唐诗宋词,我接触到英文原著,认识泰戈尔、弗罗斯特、里尔克、艾略特、叶芝、希尼等一大批伟大诗人的原著;我慢慢地爱上了象征主义、“九叶派”诗人和朦胧诗人。在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口头禅是:“你随便往天空抛一个硬币,在人群能砸到一个诗人!”

“朦胧诗”无意间闯入我的大学生生活!形形色色的文学社一夜间在全国各地抽芽拔穗地疯狂生长!我原本喜爱书法绘画,后来也深受诗歌之“蛊”,爱上了她。课余,和大学文学发烧友张罗创办了油印诗刊!仿佛童年那种情绪又回来了,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,时不时朦胧几首,刊登在我们自己做主的油印诗刊!至今只记住一首《致棕榈树》,但具体写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!

从校园出来又到校园中去,十多年单调而乏味的教书生涯抹去从前的浮躁,但无法抹去我石头一样的棱角!我开始学会自控,沉下心来阅读写作!写诗阅读成为了授课之余的必备功课!此外,还曾经组织成立了多个中学生文学社,主编不定期校刊。长期以来,诗歌写作的欲望比任何东西都来得更为强烈,甚至导致许多人误以为我是不务正业,不是好老师!

作为一个弹奏者,我得到缪斯的福佑和眷顾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开始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潮》《诗神》《绿风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东海》等刊物发表诗歌,出版三部个人诗集。从出版个人诗集《历史弹奏》(1998)到《琴心三叠》(1999)到《心灵的地形》(2001),我经历怀旧之旅,开启心灵之旅,开始在“诗歌的梯子”之上,从第一级向上攀爬,成为理想

城中的公民。

2000年,因为诗歌写作带来的影响,我再次从乡村进城,这一次不是教书,而是做办公室秘书工作。我的上司对我说:公文有公文的格式,不是诗歌,不能有丝毫的感情色彩!这几乎与我自由散漫的性格格格不入。之后,我就选择到了青田石雕博物馆。

诗歌必须要忠于诗人的内心,就像石雕艺人必须要忠于石头!近年来,在深入接触、研究地域文化和青田石雕文化的过程中,我有感而悟。从青田石和青田石雕艺人的身上,我看到了背负石头使命的“西西弗斯们”,看到一种与诗歌内在本质非常相似的东西。每当冷静的青田石从大山深处被惊喜地发掘取出,被搬运到石雕作坊,再被艺人赋予温度和温情。我爱上石头,如同诗歌一样。

我接近石头,如同接近诗歌的内心!我期待能发掘到大山深处的新的美石,期待着发现他们神奇的微妙。我重新找回那块属于自我的“石头”,如同2013—2015年前后两次的欧洲之旅,遇见卡尔·米勒斯,遇见梵高、毕加索、米罗和达利。他们的画笔和雕刀打动了,并再次点燃我的诗心。我的语言天赋再次派上了用场。

这大概就是弗罗斯特替我说出的选择:“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,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我按照自己的内心活着,拥有播种诗歌的“孤独园”。这个地方能让我宣告,这个地盘适合我,我在这儿待下来,在诗的井中转动绞车。我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因为所有的孤独才是最真实的,写诗,就是寻找孤独时的重量和状态,并把自己带入这种状态,最后完整地呈现人世的那颗“核仁”。

《给孤独园》,陈墨 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,定价:52元

上架新书

《不负我心》
俞敏洪 著
新星出版社
88元



本书为俞敏洪近三十年的随笔精选,凝结作者六十载的人生思考,饱含作者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成长感悟。从初心、真心、苦心、用心、从心到正心,俞敏洪用六十年岁月诠释“不负我心”。他的人生经验也将让更多人获得启发和力量,找到方向,从“心”出发。

《苏东坡新传》
李一冰 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188元



余秋雨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一文中直接引用本书原文,并高度评价此书。本书已出版近四十年,此次全新增订,收录《寻找李一冰》和《缥缈孤鸿影:父亲与〈苏东坡新传〉》。

《鸭镇往事》
曹寇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88元



一部以长三角江边小镇为背景的小说集,鸭镇即为这座薄雾笼罩的小镇之名。由一组关于少年时代的同学、离乡打拼的女青年、迷恋钓鱼的中年人、往返于乡镇和市区之间的打工者的中短篇小说构成。讲述返乡浪子遭遇的莫名尴尬,相互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,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忧郁沉思。

《天下周易》
刘长允 著
齐鲁书社
88元



《天下周易》一书系刘长允先生积四十年治易之功,最新推出的力作。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其易学研究。1985年,他提出的“《易经》是一部古老辞书”的观点,在易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几十年来,作者一直没有中断对易学的思考与研究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我心归处是黄河 读《上河记》

| 郑从彦文 |

古往今来,黄河以其雄壮的气势,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漫游。受到黄河的感召,作家李敬泽于2000年开启了自己勘探这条大河本真面貌的旅行,并在2019年重返黄河,继续记录下河边难忘的日夜。

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入海口,李敬泽始终提醒自己: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,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,你得见山川、世面,会一会陌生的人。于是,他见证古老,站在最深厚的黄土上思考其意义;回顾历史,拜访榆林这座曾属于武士、商人和工匠并曾引领潮流的城市……

黄河远上,上河为记。作家在某一继续行走,直上河源,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,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,山西、河南、山东,走过春秋战国的、北方的大地,走到黄河入海之处。尽管李敬泽万分诚恳地说自己对黄河一无所知,但事实是在行走过黄河后,他已成为地道的黄河后裔,黄河已经不知不觉流进了他的血管。

在李敬泽看来:黄河是喧闹的,那

是黄河奔流的声音;黄河也是沉静的,人事代谢,沧海桑田;黄河是鲜艳的,就如米脂的民间剪纸艺人郭佩珍所剪下的《千年古树开花,梦一场》般繁华;黄河也是晦暗的,偶尔也能听到“人有钱了,心狠了,假的多了”这样的声音;黄河是快乐的,就算十九年未见,照样生发久别重逢的喜悦;黄河也是沮丧的,“我不能面对这个老人在好客的微笑下忍不住的眼泪,我想我当时并无怜悯之心,我只是突然感到虚弱和慌乱”;黄河是放浪的,可让行走者御风而飞,飞在广大、混沌、难以测度的地方;黄河也是庄重的,可让观察者静心而思,思索古老民族灿烂的文化。李敬泽用文字描写熟悉的黄河,也用双眼发现黄河的陌生。作为一位专业的文学评论家,他直面黄河的汹涌,滔滔不绝地谈论它;当然他也俯身倾听,以表达对这条生命之河无比虔诚的敬畏。

《上河记》的文字是自由的,夹着逃离的兴奋,带着漫行的激动。“在那一年的五月,我意气飞扬地出发,当时我是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,每个月把稿子发完

就跑了,浪上半个月再回来,工作、发稿,再出发,如此到了秋天,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,我走过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,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《河边的日子》。不得不感慨,作家的旅行就是别有一番风味,同时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记忆。这文字接古通今,承载着二十年的变化,也纵贯了黄河的前世今生。这文字扣人心弦,因为作者不断地追问自己:你看到了什么?你如何理解所见之物?你的理解是否能够透彻、确切、明晰地还原所见之物。

基于此,李敬泽去引经据典,翻阅尘封的记忆;去写事记人,挖掘人世与人事的秘密;去摹景抒情,为自己的写作赋予新鲜而持久的意义。李敬泽自然是喜欢这本书的,不然他就不会从书架上找出来,再重新阅读一遍,并且专门增补了一篇《自吕梁而下》,进而构成一个闪闪发光的记忆和文学共同体。

《上河记》,李敬泽 著,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,定价:69.80元